

第 39 卷



王蒙文集



第 39 卷

庄子的奔腾 与庄共舞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庚桑楚:摆脱干扰,解开心结	(1)
徐无鬼(上):理想的尊严与务实的掂量	(35)
徐无鬼(下):另类思路的缤纷花朵	(57)
则阳:大妙中遨游,幽深里冲浪	(75)
外物:人怎么样得到自由	(106)
寓言:文无定法,论非必然,搜搜而已,自有大妙	(127)
让王:辞让的哲学	(143)
盗跖:痛斥儒家的道德理想与行为规范	(167)
说剑:以大道大本之剑,取代兵器之剑,你信服吗	(194)
渔父:盗跖批完了,再由渔父教导一下孔子	(202)
列御寇:怎样才能做到神全	(216)
天下:乱世英雄起四方,有说便是无冕王	(235)
“庄子系列”总后记	(262)

庚桑楚：摆脱干扰，解开心结

杂篇之“杂”字，不一定含有贬意。不论是否后人托庄之名所写，能放到《庄子》书中流传至今，也算是夤缘时会、盛情高论。这一章对于人情世故，对于私心杂念，对于心魔心结的描绘就很独到。所谓不喜欢自作聪明与自作多情的人，所谓为他人一时的是非判断而殉节，所谓名相反而实相顺，所谓虫能虫、虫能天，而人未必能成为全人，所谓以天下为笼则雀无所逃，都是令读者拍案叫绝的新鲜说法。读之益智、舒心、理气、赏神、悦目，如登高山，如览群峰，如戏沧海，如沐清风。好你个庄周其人其文！

一 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要自作多情

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垒之山，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孑然仁者远之；拥肿之与居，鞅掌之为使。居三年，畏垒大穰。畏垒之民相与言曰：“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异之。今吾日计之而不足，岁计之而有余。庶几其圣人乎！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”

老聃有个学生叫庚桑楚，对于老聃的大道论述有独到的、深刻的体悟与修养。他从而迁移到了畏垒山那边去居住了——不知是否意味着有了道就要隐居。道的作用是把人藏起来。下人当中有一种什么都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人，他们似乎什么都明白（卑人之

智),他们是万事通,庚桑楚就请他们走人了。婢女侍妾中还有一种人,时时自作多情地讲仁讲义(妇人之仁),他也与她们拉开了距离。最后是比较迟慢厚重的人跟他生活在一起,再有就是辛辛苦苦干粗活的人为他做事。他在畏垒山这里住了三年,畏垒山这边收成极好。畏垒山的民人交相议论:“庚桑楚这个人刚来的时候,我们一看就吃了一惊,他好像是另一类人呀!(人与人的确是不一样的哟!)如今看着他呢,我们如果一天天地从表面上看,想法计算他带来了哪些变化,也许还会感到不那么明显,不足以说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;但一年过去,咱们总括起来计算,他带来的变化、他的作用可就大了去啦!这样的人,差不多就该算是圣人的啦!咱们大伙儿为什么不供奉他朝拜他并尊崇他做这个地区的首领呢?”

比较有意思的是,这位了不起的、走到哪里能够让哪里风调雨顺的人物,他不喜欢两种人,一种是过于明白的人,即自作聪明的人,一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人,即酸溜溜的自作多情的人。为什么?前者往往成事不足,坏事有余,一瓶子不满,半瓶子晃荡,徒增烦乱,扰人视听;而后者呢,酸不溜秋,表面文章,假仁假义,黏黏糊糊。他们都显得装蒜、浅薄、啰唆、烦人、添乱、无事生非、自找麻烦,倒也有趣。

与之相较,这位庚桑楚先生,宁愿与鲁钝的人为伍,与干活的人为伍。没有太多的脑筋与心性的人比似智似愚、若仁若不仁、小有聪明仁义的人好相处,这恐怕是事实。

然而,庄子早就认同了大小老板的宁取愚而毋取智、宁取冷血而毋取温热、宁取淡漠而毋取多情、宁用十个小人毋用一个大大的君子的用人原则。这算不算逆向淘汰呢?算不算选劣汰优,至少是选真劣而不选伪优呢?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原则呢?

我曾经搞过一次“民调”。我问了几十个人,他们一听,都赞成庚桑楚,不愿意使用什么都明白、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、什么都自作多情、动不动仁义道德的人。与其多用明白人,不如多用傻瓜。与其多用善人,不如多用只顾自己的小人。与其任用有自己见解的人,不

如用只知听喝的人。呜呼，胸怀狭隘的大小老板们啊，有你们在，还能有真正的人才出现吗？

而一万个自作多情的人当中，有几个是真正的明哲、真正的德行之人呢？有几个不是令人厌烦无比的呢？

还有就是说按天计算不足、按年计算有余，或谓这里是讲此地的国民收入状况，疑非。在这时讲起国民收入来，突兀。恐怕还是作为对庚桑楚先生的评价讲更好。话有分寸，日常看，具体地看，微观地看，庚某成就与长处并不突出，时有不足之处，但是中华文化注重的是总体，是模糊数学——局部地看一般般，谁跟谁又能有什么不同呢？总体一看，嚯，高出一大截，可能是境界高、气象高、经纬高、胸怀高，即使没有任何具体善行、事功、著作的记录，也硬是往那儿一戳就会影响到方圆几百里风调雨顺、囤满圈足、人寿年丰起来，谁知道呢？

庚桑子闻之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弟子异之。庚桑子曰：“弟子何异于予？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成。夫春与秋，岂无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！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，我其杓之人邪！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。”

庚桑楚听说人们要推举他南面称王，心里很不痛快。他的弟子们觉得不可理解。庚桑楚说：“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？春天阳气上升发散，诸草萌生，而秋季当令，种种果实籽粒成熟饱满。春天啊秋天啊，它们没有什么根据、没有受到什么启示与触动就会这样的吗？这其实不是春与秋季节本身的意愿与行事，而是天道（自然之道）在那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啊！据说道性道行修养到家的高人，从来都是安安静静、踏踏实实地居住在朴素的小屋子里，而老百姓随随便便、悠游自适地各行其是，根本不用操心该要做什么或勿要做什么。如今畏垒山一带的民人百姓嘀嘀咕咕，谈论着想把我抬高捧起来而加以供奉崇拜，是我起了什么不好的、不自然的作用了吗？我岂愿意

成为这样的风头人物或是半人半神！这不恰好违背了我的老师老聃的教导了吗？”

想认真弄清这一段话的逻辑，似乎还得费一点劲。天道、自然而然之道，这是万物或成或不成的根源，而个人的意图行为德行的作用是有限的。春草秋实，与其归功于季节不如归功于天道——这话有点勉强，因为四季的嬗变当然就是天道。至人做你的至人，百姓做他的百姓，这个观点倒有点自由主义的味道。谁比谁高，高是自己的事情；谁比谁蠢，蠢也是蠢人的权利。自以为是高人的人，是至人圣人VIP的人，是理想主义利他主义的人，并无权或必然性去改变去设计民众的生活方向。有此一说，早在庄周那里，值得一书。

顺便说一下，“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”，猖狂是自由的意思，自由了就会猖狂，有趣。“不知所如往”，则至少可以作两种解释：一个是百姓处于自发多元的状态，并无一定方向目标；一个是百姓不知道至人的所往，不知道伟大的至人的目标与方向，自然也不会因为自身的愚昧而干扰至人的伟大。“知其所如往”——说来有趣，老王喜欢在线观看的视频节目中有美国犹太裔歌星兼演员芭芭拉·史翠珊演唱的电影插曲《往日情怀》，有一个版本，她一上台先说：“你并不知道你的所往，直到你去了（You don't know where are you going, until you have been.）。”中国的谚语说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，而史翠珊的说法是：“目的未达到前，你并不知道你会向何目的走去。”即“地非到过不知情”。这句话确实有点《庄子》的情调，有点苏格拉底的“我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”的意思。

“至人尸居环堵之室”，中华文化强调的是把自己藏起来，隐匿起来。为了说明诸葛亮的伟大，《三国演义》首先要写足他藏得如何严实。至人要善于与历史、社会、政治、权力藏猫猫。这种蒙老瞎文化传统，恐怕只能用兹时社会条件的恶劣、士人选择上的简单化（即缺少多向选择的可能）等来解释了。

弟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寻常之沟，巨鱼无所还其体，而鲋鳕为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兽无所隐其躯，而夔狐为之祥。且夫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，自古尧舜以然，而况畏垒之民乎！夫子亦听矣！”

弟子说：“不是吧？平常的水沟里，大鱼没有办法掉转它们的身躯，可是小小的泥鳅小鱼之类却能转动自如；低小的山丘土堆，大的野兽没有办法隐蔽它们的身体，可是妖狐却正好得其所哉。讲究尊重贤者、任用能人、推崇善人并给以利禄，从尧舜时代起就是这样，何况畏垒山一带的百姓呢？先生您还是顺从大家的心意吧！”

讲小鱼小兽的灵便与适应，莫非是要庚桑楚学习泥鳅与妖狐？有点邪门了。奉劝老师不要太自大，不要搞得生活那样笨重艰难，增加点随和与适应、灵活与方便？或有可能。

庚桑子曰：“小子来！夫函车之兽，介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网罟之患；吞舟之鱼，矜而失水，则蝼蚁能苦之。故鸟兽不厌高，鱼鳖不厌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厌深眇而已矣。且夫二子者，又何足以称扬哉！是其于辩也，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。简发而櫜，数米而炊，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！举贤则民相轧，任知则民相盗。之数物者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于利甚勤，子有杀父，臣有杀君，正昼为盗，日中穴坯。吾语女，大乱之本，必生于尧舜之间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！”

庚桑楚说：“小子，你过来！嘴大得能含车的巨兽，孤身离开山林，不能免于就擒于罗网的灾难；口能吞船的大鱼，一旦被浪头冲出水域，小小的蚂蚁也能让它狼狈吃苦。所以鸟兽从来不嫌山岭过高，鱼鳖从来不嫌水域过深。那些善于保护自己的形体本性的人，隐蔽自己的身形，怎么会嫌弃深幽高远呢？至于唐尧与虞舜这两位君主，

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赞扬弘扬的呢？尧与舜心劳日拙地去分辨世上的善恶贤愚，就像是在胡作非为地凿烂墙壁而去种植蓬蒿乱草。也好比一根根地捋着头发来梳理，点着米粒数目来做饭，斤斤计较于枝枝节节，啰里啰唆，又怎么可能有助于世道与政治啊！搞什么举荐提拔贤才，人们相互竞争，就会出现彼此的损伤残害；而任命信用智者，百姓就会相互动心眼，使计谋，出现作伪与欺骗。这些个行事的方法，并不能使民人得到利益。人们对于与私利有关系的事本来就很积极过问，为了私利，有的儿子杀死了老父，有的臣下杀死了君王，有的白昼正中午抢劫，有的光天化日竟敢在别人墙上凿洞。我告诉你，天下大乱的苗头，恰恰是尧舜时代产生的，而它的后果和影响又可能会流毒于千年之后——千年之后，恐怕要出现人吃人的惨烈情况哩！”

再讲必须深藏、离了深藏命都保不住的道理。然后力透纸背地讲解举贤任知、树立价值与规范的危险性，千年后会发展到人吃人的程度。这话当真不假。人的理论愈高、价值认定愈坚决、规范愈明确、信奉愈强烈，与异己者的斗争也就愈惨烈。

鲁迅曾经激烈地批判中国旧文化的本质是吃人，《庄子》这里讲到食人，应该算是中华典籍上比较早的此类说法啦。

当然，这不全面也不现实。某种人为的追求、规范、价值认定，会有恶果，很恶的果；好的，那么不要任何追求规范与价值认定呢？是会更好还是更坏呢？例如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地域，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竞争和分歧，但是它有许多迷信、愚蠢、陋俗，如河伯娶妇，如杀人祭天、活人殉葬，如虐待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，而当地人以为非，反以为是当然的，他们拥有很高的幸福指数，我们能够认同这样的生活吗？

二 学道而后不营营，怎么会这样难

南荣趺蹊然正坐曰：“若趺之年者已长矣，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？”庚桑子曰：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若此

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矣。”

南荣趺曰：“目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见；耳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聋者不能自闻；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与形亦辟矣，而物或间之邪？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今谓趺曰：‘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’趺勉闻道达耳矣！”

庚桑子曰：“辞尽矣。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越鸡不能伏鹤卵，鲁鸡固能矣。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见老子？”

南荣趺听了庚桑楚对于尧舜的批判，很受震动，他端正地坐好，对庚桑楚说：“像我这样的年龄已经相当大的人，应该怎么样去践行你的教导，达到你的要求呢？”（道理讲得高明，如何联系实际，如何臻于妙境，则是一团雾水。这是许多读庄乃至读老的人的感受。）庚桑楚说：“你只消保全住你的形体，保护住坚持住你的生命，而不要蝇营狗苟于身外之物，不要处心积虑于自寻苦恼的欲望与私利。你能够这样坚持做上三年，就达到要求了，就够意思啦！”

南荣趺说：“只看眼睛的外形，我其实看不出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不同，但是瞎子啥也看不见。只看耳朵的外形，同样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聋子啥也听不到。心的形体，我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同，但是狂人硬是无法正常居处与自我控制。形体与形体之间本来也应该是明白透彻的，没有什么神秘隐藏的，但是被外物分离了。这些问题我是想弄明白却硬是弄不明白啊！（人与人想相通却达不到啊！）今天您对我说，要保全住自己的形体，保护住坚持住自己的生命，而不要蝇营狗苟于身外之物，不要处心积虑于自寻苦恼的欲望与私利……我倒听到耳朵里头去了，只是知晓得太迟了。”

庚桑楚说：“我的话已经说完啦。土蜂不可能变成大青虫，小鸡也孵不了大雁的蛋，大鸡就做得到了。鸡与鸡的功能其实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能力有大有小有区别。现在我的才能还是小了，没有办法

教育感化你，你为什么不去求教于老子呢？”

玄而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老庄学说的魅力在于它们的深刻与玄妙，难学也在于这种深刻与玄妙。深刻与玄妙了半天，它的要求只是什么全汝形呀抱汝生呀之类的原始科目，如同主张“活着就活着呗，高兴就高兴呗，死了就死了呗”……它们的玄妙与伟大接近于零。它们是无限的深邃与无穷的终极，是无涯的涵盖与无极的无端的无差别（齐物）的体悟与逍遥，又是接近于零的知、仁、为、言、辨地讲究修为。谁能拿捏得住这个火候呢？

把人生诸问题复杂化、文化化、高深化，是一种学问，是一种积淀，甚至也是一种享受，但是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学问积淀与享受，那就是把人生诸问题简单化、初级化、通俗化，如庚桑子所说的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”。若此三年，一通百通，一顺百顺，齐活了您哪！

南荣趺赢粮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“子自楚之而来乎？”南荣趺曰：“唯。”老子曰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”南荣趺惧然顾其后。老子曰：“子不知吾所谓乎？”南荣趺俯而惭，仰而叹曰：“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问。”老子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南荣趺曰：“不知乎？人谓我朱愚。知乎？反愁我躯。不仁则害人，仁则反愁我身；不义则伤彼，义则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趺之所患也，愿因楚而问之。”老子曰：“向吾见若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规规然若丧父母，揭竿而求诸海也。女亡人哉，惘惘乎！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，可怜哉！”

于是南荣趺带上干粮，走了七天七夜，到老子那里去了。老子问：“你是从我的学生庚桑楚那边来的吗？”南荣趺说：“是的。”老子说：“你干吗要一下子与那么多人一起来呢？”南荣趺吓了一跳，他回头看一看，没见到人。老子说：“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？”南荣趺俯

身而羞愧，仰身而叹息起来，他说：“您瞧，我没法回答您的问题，也就没法向您提问了。”老子问：“怎么讲？”南荣趯说：“我不学习讲究知识与智慧吧，别人就说我太傻啦；学习讲究一点知识智慧吧，我自己反而是忧心忡忡起来。我不去讲究仁爱吧，说不定会做损害旁人的事；讲究仁爱吧，我自己反而忧心忡忡起来。我不去讲究义气吧，说不定我会得罪旁人；讲究义气吧，又是自身先忧心忡忡起来。我怎么样做才能脱离这种苦恼呢？这三方面的自相矛盾，正是使我困惑不安的，是我想通过庚桑楚先生的介绍来请教您老的。”

老子说：“我一见你眉宇间的表情，已经看出了你的心病；经过你的话，我得到了确认。你那种惶惶然不安的样子如同孩子失去了父母，又像是拿着一根竹竿要去丈量海洋。你是个迷了路的人呀，你是个迷迷糊糊的人啊！你想恢复自己的本性，却硬是不得其门而入（你是回不了家的孩子呀），太可怜啦！”

庄子时期并无佛法禅宗之说，但老子的奇问诘问，好模好样地说南荣趯“偕来之众”，即他是带着一大堆人来的，其实他只有一个人来，此问禅意甚为浓重，而且有点吓人。读者也好，老王也好，如果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相问，也会后脊梁上冒冷气的。

三个自相矛盾之说概括得不错。人就是这样：有价值有规范有榜样，苦矣哉虑矣哉谬矣哉；无价值无规范无榜样，恶矣哉险矣哉茫然哉。老子的吓人手法倒也发人深省，确实，人们受外物受他人的影响是太多了，你动不动发愁，不见得一定是你自己有什么麻烦，而是你估量盘算计较旁人对你的看法对你的反应、与旁人的关系或与旁人比较竞争。一个人活在哪里或到某个地方去，却如同与许多人在一起分不开甩不掉一样，这有点惨得慌。人应该活得单纯一点、素净一点，也稍稍个人一点，好比乘飞机时乘务员宣讲的安全须知，遇有情况时，人应该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再帮助旁人。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思路。

老子后面说的那种可怜的状况，也颇有代表性。人为什么会那

样地惶惶然不可终日呢？人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、相信常识、相信天性、相信平常的生活路线呢？人为什么硬是要把生活规范价值观复杂化、烦琐化、自戕化、较劲化呢？请想想看，你的不可终日的惶惶中，有多少是确有其事，有多少是自寻烦恼呢？

南荣趺请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恶，十日自愁，复见老子。老子曰：“汝自洒濯，孰哉郁郁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犹有恶也。夫外馱者不可繁而捉，将内捷；内馱者不可繆而捉，将外捷。外内馱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况放道而行者乎！”

南荣趺请求留在老子的馆舍里（老子的学生还有专门的宿舍？似乎少有所闻），保持住自己身上的可以认定是好的方面，克服掉自己身上的可以认定是不好的方面（有在灵魂里爆发革命或自我举行洗礼的含义）。过了十天，他仍觉愁闷，便再去见老子。老子说：“你已经进行了自我的洗涤，怎么仍然是一副疙里疙瘩的模样呢？可见心中仍然有不好的东西活生生地存在着。你从外表上使劲，意图对自己有所管束，却又管束不住，你的一些问题会转而进入内心。你从内心使劲，意图对自己有所管束，然而其实你管不住，你的一些问题会转而成为外表上的毛病。内心和外表都跟自己较劲，就是富有道德修养的人也难于自我把握，何况像你这样正在学道之人呢！”

内外互转之说颇为有趣，中国人讲内心修养，佛禅讲对于心魔的战胜，这些话都有特色，有智慧，也可参考，但是说得太玄了，变成巫术式的练功、较劲、矫情、疯魔，其实是往白日见鬼、装腔作势、精神病态方面走。一切内心修炼、精神洗涤、净化自我的努力之有意义，离不开人的自然而然，离不开逻辑的通畅与人性的合情合理，离不开生活的凡俗性日常性常识性，既意志化又自发化、自流自发、自然而然的性质。讲太多的心功呀心魔呀洒濯呀，其实只是自欺欺人，浪费精神，或者干脆是走火入魔。

南荣越曰：“里人有病，里人问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病者，犹未病也。若越之闻大道，譬犹饮药以加病也，越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。”老子曰：“卫生之经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？能儻然乎？能侗然乎？能儿子乎？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噉，和之至也；终日握而手不掬，共其德也；终日视而目不瞬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是卫生之经已。”

南荣越说：“有个病人，邻居问候他，他能述说自己的病况病因，这样的能够明白自己病患的人应该说还不算有什么大病。而像我这样的不知道自己病患在于何处的人，听您讲说大道，就像是吃了不能吸收的好药反而加重了病情一样。看来，您能给我讲一讲一般的养护生命的道理常规也就可以了，讲高深了我也听不明白。”

老子说：“说起养护生命，你能抱元守一吗？（你能使自己从不陷于分裂与选择迁移的迷惑吗？）你能不丢掉自己的真神、迷失自己的良知与自恃吗？你能不去求签算卦而知道何者为吉、何者为凶、何者可做、何者断不可行吗？（你能趋利避害吗？）你知道你的目的并且能够见好就收、及时停顿吗？你能不去对他人抱怨牢骚而反过来要求调整自己吗？能随意而且自在吗？能明白而且单纯吗？能像一个婴儿一样地过活吗？婴儿整天啼哭，却不会嘶哑，由于他会调和自己的发声与呼吸，使之适中、平顺。婴儿整天攥紧拳头不拧筋也不松手，这是由于他的做法符合自己的天性，并不是强自在那里握拳。婴儿整天睁大了眼睛看视，但是不显歪斜吃力，因为他自己睁开眼睛，却并不受和不在乎外界光影的干扰与变化。走路不必强求一定要到哪里，站在那里不必强求一定要干点什么，与物和顺，高下直曲，随波逐流，步调节奏无不相宜……这就是养护生命的常理喽。”

老子提的几点，即九个“能……乎”，是有道理的。“能抱一”，既是生理状况也是心理状况，不使自己处于左右为难、进退失据、寒热

交攻、动静不宁、里外不是人的境地。“能勿失”，则内容大了去啦：失常、失敬、失言、失意、失语、失态、失准、失明、失聪、失方向、失章法……全是失，全是自我溃败的表现。“无卜筮而知吉凶”，说得更好：卜筮而求吉凶，说明的是自身的良知良能的泯灭，是智慧悟性的迷失；不算卦而知吉凶，则是根本，是做人的底线，是重大选择上的永远的无咎无误无凶。“能止”“能已”，含义相仿，儒家也讲知止而后有定，知道了目标才有一定之规，不知道目标就永远没个准头。或者解释为知道适可而止才能稳定自若，生活才有准头。“能儿子乎？”这一点最难做到。知道了抱元守一，知道了无失无误，知道了吉凶祸福，对不起，你仍然做不到如婴儿一般，你仍然可能气喘吁吁、辛辛苦苦、强力以赴、使遍浑身解数，就是说你仍然勉强。而做到婴儿一般，了不得了。所有的大智者、大贡献者都有另一面：天真活泼，明朗单纯。提出婴儿的标杆，不全无矫情处，但也确实可叹可羨。

而南荣趺的只求“卫生之经”，也说得很实在。老庄学说中最难理解的是玄而又玄、众妙之门的道论，大众最容易感兴趣与如饥似渴地追求吸纳的是他们的养生理论——退而求其次，能精通道家的养生、摄生、卫生理论，很好嘛。

“闻大道，譬犹饮药以加病”，这话说得别致、精彩。我们都有好高骛远的毛病，我们都有过高估计自身的习惯，喜欢听高头讲章，喜欢听高谈阔论、豪言壮语、大话连篇、牛皮震天或者装腔作势、朗诵表演、假戏真做或者就是假声假唱；然后生吞活剥了一些似懂非懂的道理说法，学到一些斩钉截铁的结论判决，最后害人害己，却还以为自己是在救人救世。

南荣趺曰：“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与为怪，不相与为谋，不相与为事，翛然而往，侗然而来。是谓卫生之经已。”曰：“然则是至乎？”曰：“未

也。吾固告汝曰：‘能儿子乎？’儿子动不知所为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祸亦不至，福亦不来。祸福无有，恶有人灾也！”

南荣趯说：“那么做到了您讲的那些卫生之经，做到了如婴儿一般，是否就达到了至人的品德了呢？”老子说：“不是的。我给你说的只是解除与融化你心中的疙瘩冰块罢了。而至人，他们能够与万物一起在地上生活饮食，与万物一道因天意天象而快乐。从不为人的利害而相互打扰；不相互拒绝、骇异、以他人为陌生者；不与他人一起策划什么计谋，也不互相合作共事（或不会相生事）；随意自在地前往，明白单纯地归来——这是他们的养生原则。”南荣趯说：“那还不算至人吗？”老子说：“还不行。我对你说过，能够像婴儿一样地生活吗？如果像婴儿那样——动，不知道是想要干些什么，静，不知道自己想要停留在什么地方，身体如枯槁的树木枝干，心地如死灭了的灰烬——做到这一步，祸是不会降临的，福也不会到来。既然没有了祸福，哪里还会有人间的灾难呢？”

至人自然善养生，但做到了善于养生仍然不就是至人。善于养生只须化掉心里的冰疙瘩，即只须去掉邪祟、负担、贪欲、计谋、有为、膨胀、相争、矫情……无死地、庖丁解牛、听任自然、终其天年，至少是没有做自戕自毁的事，就对了。人生下来就是获得了生，不去戕生，就是摄生养生卫生。应该说，世上没有比养生更容易更自然更方便的事情。而至人，如《庄子》内篇一上来就讲的，是要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”，岂只是一个卫生云云。

三 经过终极关怀与高端推理， 求得人格的自由与解脱

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。发乎天光者，人见其人，物见其物。

人有修者，乃今有恒；有恒者，人舍之，天助之。人之所舍，谓之天民；天之所助，谓之天子。

心宇（即内宇宙）泰然安定的人，就能够发出映出天然的光辉（而无须人为的追光或光环）。散发着天然光辉的人与物，能够明晰地显现出自身的形象。真正有修养有道行的人，必定会有自身的固定的长远的稳定性；有了这种操守与功德的稳定性，人们会自然地亲近他、倚仗他，而天也会佑助他。人们所亲近倚仗的，称为天之选民；上天佑助的，就称为天子了。

相信人的自然而然的天光（天生的、天赋的光辉），这个想法很美，但很少人有这样的自信。人们常常感到的、所不平的，不是天光，而是天生的倒霉、天生的不如人、天生的受冤受气。汉语中对于这种美丽的想法有一个说法：你想得美！

学者，学其所不能学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辩者，辩其所不能辩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钧败之。

学习，其实就是要学到那些学不到的东西；行为，其实就是要去做到那些做不到的事情；辩论或分辨，其实就是要辩明或分辨那些道不明也分不清的是非。虽然你还没有知道太清楚，却知道及时停步、退步抽身，这也就是道行达到相当的程度了，也就是达到知的顶端了。假如你不是这样，不知道适可而止，那么造化的天平定会使你一败涂地。

庄子反对强努着去学习与做事。他的理论很高超：既然是学得会学得好的东西，自然而然就能学到做好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去学去干。

这有点道理。比如语言，一个人讲母语无须上专科学校更无须恶补也不用参加托福考试。从一个不会讲话的婴儿，到咿呀学语，就成了语言大师，多半你自己也不知道个中程序。外语就不同了，你得